



谁的娱乐圈

周磊 著



NLIC 2970795308

東方出版社



谁的娱乐圈

周磊 著



NLIC 2970795308

东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谁的娱乐圈/周磊著.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11

ISBN 978-7-5060-4200-0

I. ①谁… II. ①周…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80830号

谁的娱乐圈

SHUI DE YULEQUAN

作者: 周磊

责任编辑: 陈鹏鸣 袁飞

出版发行: 东方出版社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门内大街166号

邮政编码: 100706

印刷: 北京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

版次: 2011年6月第1版

印次: 2011年6月第1次印刷

开本: 710×1000毫米 1/16

印张: 18

字数: 275千字

书号: ISBN 978-7-5060-4200-0

定价: 34.00元

发行电话: (010) 65257256 65245857 6527686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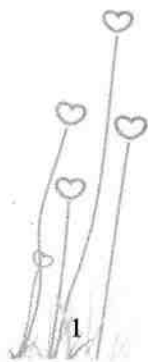
销售中心: (010) 65250042 65273937 65289539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 第一章 初闯北京/1**
 黑衣青年/3 身临其境/6 重磅打击/8
- 第二章 所谓“北漂”/13**
 意外收获/13 难得兄弟/15 接近梦想/19
 人心难测/23
- 第三章 难得北京范儿/27**
 希望之源/27 故地重游/30 大侠风范/33
 正式签约/37
- 第四章 闪亮 90 后/41**
 结伴而行/41 新经纪人/44 情感羁绊/47
 莫名其妙/51
- 第五章 好运连连/55**
 走上阶梯/55 神秘人物/58 首次交锋/61
 风雨前夕/64
- 第六章 选秀比赛/69**
 险象环生/69 出人意料/72 再次交锋/75
 拉开帷幕/78 海选初试/82 难掩孤寂/84
 前期炒作/88 元一身世/90 父子对弈/93
 心情转换/96 全国 50 强/99 幕后势力/102
 跃然媒体/105 多年兄弟/108 久别重逢/110



现场直播/113	小鹿乱撞/116	新闻头条/119
性情骤变/123	晴天霹雳/126	退赛风波/129
远走他方/132	十强比赛/135	突发事件/138
精神崩溃/142	最大牺牲/145	绝处悲鸣/149
决战前夕/152	人情世故/154	“完美”谢幕/157



第七章 美国之旅/161

前期准备/161	冰释前嫌/164	临别告慰/167
异国风味/170	渔人码头/173	不容乐观/175
未知之数/178	名利效应/182	手术在即/185
衷心祈祷/187	治愈归来/191	



第八章 驰骋沙场/195

虚伪难耐/195	初入剧组/198	爱恨情仇/201
千钧一发/204	处心积虑/207	唇枪舌剑/210
中场休息/213	有容乃大/215	小小起伏/218
鸿门宴会/220	“三十六计”/223	奸计得逞/226
紧急应对/229	新的归宿/231	漠然、默然/233
初春踏青/235	胡搅蛮缠/237	生日快乐/240
“华山论剑”/242	实话实说/244	委曲求全/246
集思广益/249	杀青在即/252	神秘色彩/254
显山露水/256	宛然告别/258	



第九章 命运旅程/261

凯旋之门/261	深情依然/264	现场直播/266
绝望谷底/269	黯然神伤/272	流水轮回/277

——天养刚下火车就发现了北京的公共厕所确实少得可怜，也难怪，毕竟在这么一个 NB 的城市寸土寸金嘛；但是骗子却像苍蝇一样多得令人厌恶。

本来谈好，公司会派人来接，但是已经等了接近一个时辰，也没有看到公司的人影，且电话一直占线打不通。思前想后，痛定思痛，咬咬牙、狠狠心、跺跺脚还是招手上了一辆出租车，照着地址所示朝北京西郊扬长而去。

刚上车，天养就与口音浓重、满脸横肉的出租司机攀谈了起来，聊着聊着，就觉得这司机的路线好像是在某环上不停地绕着，这着实让天养心里不爽。好不容易到了地儿，交了 220 块钱的车费，没要到应得的发票，那厮就急着开车扬长而去，仿佛他老婆在医院难产一样。

肩负着沉重的背包放眼看，由于眼前这二层危楼墙上所立牌子的掩护，根本没看到墙的颜色。在形形色色的牌子中，好不容易看到写在一块腐朽木板儿上的黑色殷实字体——“××影视公司”字样。而这板儿比早时家里炉灶下烧的劈柴宽不了多少，插在中间，字只露出半边。这让天养感觉北京确实是寸土寸金，都寸墙上去了。

立正，齐步走，随即被一看门儿大爷拦住。细看之下，果然相貌非凡，颇有古代大侠风范，怎么看怎么像西门大官人。

“哥们儿，找人啊？”“西门”眼都不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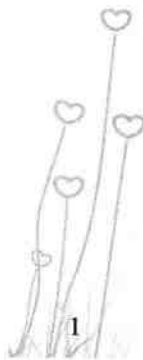
“大哥，我找人！”天养答着。

“找谁啊？”西门继续问着。

“大哥，我找××影视公司的张总。”天养耐心地答着。

“哦，我就是，什么事？”“西门”镇定地回答。

这可弄蒙了天养，吃惊的同时，仔细地观察了一下这位大爷。倒挂的眉毛、三角的眼、鹰钩鼻子衬托着高耸的颧骨，还外带有点谢顶，怎



么看也只能看出他与“潘金莲”苟且时的影子。张总？搞笑吧！

这张总好像是看出了天养的心思，慢慢地从兜儿里掏出皮夹子，抽出像草纸一样的名片，略带不屑地递了过去。

天养接过名片像审犯人一样仔细看着，最后还是确认了名片的真实性、可信性和原创性，并恭恭敬敬地装进口袋。

“什么事儿，说吧，什么年代了还弄得和地下党接头一样，累不累啊您？”这张总不耐烦的模样还真是像极了毒害大郎时的西门庆，太招人不得见了。

“那……那个……，张总您好，我是快递公司的，不好意思，您的快递我忘带了，我现在回去取，马上给您送过来！”天养边回答边往外走着，后面尾随而来的却是西门官人无尽的谩骂声。庆幸吧，幸亏天养不是武松。

平心而论这大爷唱的这出空城计，颇有叔詹退公子元时的影子，可公子元当时是为了自己的嫂子文夫人，而今天这大爷的目的就不得而知了。

走出胡同，天养直奔一公用电话就去了，拿话筒、拨号，就像脱裤子放屁一样麻利。

“胖子，我到北京了，但是被骗了。”

正在喝酒的胖子缓缓走到酒店窗边：“哥们儿，怎么了？让人煮了？别急，慢点说呗。”

“没空跟你瞎扯啊，先听我说！”天养把刚才发生的跟胖子吐了一番。

“哥们儿，我看你行啊，钱倒无所谓，没让人劫色吧？你应该先去看看，说不定人家还真是很有实力公司的老板呢。”胖子坏笑着说。

“我说胖子，咱不贫不行啊？我现在一头撞死的心都有了，你见过哪个公司老板提溜着马扎坐在大门口的？而且钱包里面还只有两张5块钱的票子？你爸会这么做吗？”天养无奈着。

胖子眼直勾勾地盯着窗外的美女：“我说，别激动，我看你就回来吧，一个人在那也不好，人生地不熟的。再说照你那脾气，人家把你卖了你还傻乎乎地帮人家点钱呢。”

天养没说话，拿着话筒装沉默，继续听胖子说：“再说了，你小子也太不是玩意儿了，你失踪就失踪呗，提前和家里说好啊。你倒好，P都不放，你一人跑了，你家老太太今儿给我打5个电话了，我都不敢接，

咱以后能不能不让我给你擦屁股啊？万一抠破了纸算谁的？”

“你看着办吧，老太太那边你就帮我瞒下得了，随便你怎么说，反正这次我不回去。好了，先这样吧，我办了新手机卡再给你电话。”天养急切地要挂电话，因为再不挂，胖子的唠叨将像倒粪一样源源不绝。

“哎，先别挂，你小子顺便办张银行卡吧，有什么需要给我电话，我给你汇钱……”胖子还没说完，天养就挂了。

放下电话，天养抬起头看着略带黄色朦胧的天空，低声咒骂着胖子的最后一句话让他多交了一块钱，缓缓地走向远处的公交车站。

黑衣青年

天养刚上公交车，就看到几个初中生模样的孩子正在对着一条车内广告笑着议论，抬头一瞥，“我拿什么拯救你，他的前列腺！”这什么玩意儿！包含倒挺广，“我、你、他”全用上了，真是跟某著名电视广告有异曲同工之妙。细想想，这哥们儿还真有才，拿着马扎敲破锣，赚足了吆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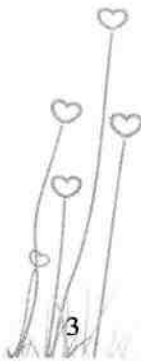
辗转、再辗转，天养最终还是走在了西长安街上，没见过的天安门广场，没见过的天安门城楼，没见过的人民英雄纪念碑；见过的毛主席像。这些使这个初临北京的土包子心里还是起了一阵又一阵的涟漪。虽然出生在一个较为开放的海滨城市，但是依然是个土包子。他以前并没有离开过属于他的那个城市，去过最远的地儿也就是坐公交车两个小时的车程，其中还包括半个多小时的堵车。

看得出来，天养这哥们儿还是喜欢北京的。喜欢这城市建筑的宏伟，喜欢这城市气氛的喧嚣；喜欢这城市竞争的环境、喜欢这城市狠毒的嘲笑。走在青黄的花岗岩上，看着久违的城楼，露出了他婉约的微笑，虽然像极了女人的妩媚，但这是他专有的，迷人却也骇人。

天的蓝，夜的黑，时间还早，天养决定先离开这让人舒坦的广场，饥肠辘辘确实不好受，在这陌生的地儿，想找点好吃的东西也不容易。

经过多方打探，并在几位“高人”的指点下找到了一家颇有名气的饭馆，吃的是卤煮火烧。

店面不大，还没到吃饭的点儿就已经坐满了人，老板操着一口正宗的京片子指挥着伙计，京味儿十足的气氛让天养想起了哥几个给他送行时的场景。



上菜、上饭；吃菜、吃饭。形单影只的单人桌上坐着的只有一个人，旁边放着的只有一个大背包和一顶帽子。

“哥们儿，没有空桌了，拼个桌成吗？”一把冷漠的吉他已经放在了凳子上。

“可以，请坐吧！”天养漠漠地说着。

“谢谢！”这人慢慢地坐下，用带磁性的声音轻轻点着菜。

虽然没有多余的交谈，但是天养还是时不时地在观察着这个青年。黑色的棒球帽、黑色的T恤、黑色的牛仔褲、黑色的帆布鞋、黑色的吉他箱、黑色的头发，连皮肤都是黝黑色的，只有一颗硕大的亮钻耳钉闪闪发光。

“哥们儿，我点了很多，不介意的话，一起吃吧！”一身的黑装衬托着那青年消瘦的脸庞，磁性的声音在屋里荡漾开来。

“谢了，我已经饱了，哥们儿，你是唱歌的吧？”天养等待着他的回答。

“是，我是一名很棒的歌手，你相信吗？”黑衣男子也开始等待着天养的回答。

“为什么不信？”天养微笑着。

黑衣男子擦擦嘴，说：“谢谢。”

“刚来北京？”黑衣男子送给天养一个坏笑。这面部表情和胖子出了奇的相似，让天养对面前这个青年有了一丝好感。

但是天养没有回答，只是默默地低下了头，他不知道自己的出路在哪。初到这陌生的城市，没有任何朋友，最初的打算被谎言所代替，现在的坚持是对是错？留在这里是否还能找到最初理想中的那方乐土？他犹豫着……挣扎着……

黑衣青年没有催促天养的回答，只是静静地看着他，熟练地从裤兜里掏出一盒“中南海”，熟练地点燃，自在地吞吐着烟雾。

“你在迷茫什么？”黑衣男子又开口问道。

天养依然没有开口，起身，走到柜台，结账，一切都很自然，没有多余的动作。

黑衣男子看着眼前的这个哥们儿，直到看他即将要转身离去的时候才追问一句：“哥们儿，怎么称呼？”声音不大，却能在嘈杂的环境中飘进天养的耳朵。

“天养！”说完，天养快步逃离了饭馆，现在的他脑中有的可能只是

混乱不堪的思绪，本来弯曲的公路现在变成了扭曲的鸡肠小道，他不想再去提起梦想，独自面对着乌云滚动的天际，谁知道这乌云的尽头是彩虹还是暴雨。但是，活该！谁让他选择了这条绊脚石铺成的桥。

独自走在街头的十字路口，天养出于惯性向右拐，前行；十字路口，再左拐，再前行。

人声逐渐鼎沸起来，抬头看，好像是夜市，因为自己城市的夜市和眼前这景象也差不了多少。

反正现在也没事干，天养就开始在人头攒动的夜市中穿梭着，双眼不停地打量着各位老板的货物和高超的演技。

突然愣住，驻足看着一个人在两个摊位中间慢慢地打开自己的吉他箱，拿出吉他背在身上。

对，是他，那个饭馆偶遇的黑衣男子，只见他默默调试着琴弦，开始了自弹自唱。熟练的指法不停地跳动着，悠扬的歌声跟他磁性的声音如此的配合，唱歌的确非常适合他。

驻足聆听的人越来越多，有人先往琴箱中投入了第一枚硬币，接着第二枚，接着就迟迟不见第三枚了。天养不想去打扰他，从钱包里掏出10块钱轻轻放入琴箱，黑衣男子处在自我陶醉阶段，没有去理会天养。

走出人群，继续往前走，天养露出了久违的微笑，现在的他释怀了吧，他想要的应该就是这种令人向往的生活。往往自己不管怎么样都说服不了自己，但是别人的一个小举动总能打动心灵的最深处。

看到有人在卖自行车，天养就想上去看看，因为以后要在北京长期拼搏，少了这“高科技”的先进产物还是不行的，毕竟打出租车、坐地铁、挤公交的开支还是挺高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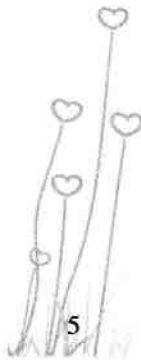
“老板，这自行车怎么卖？”天养看好了一辆大约9成新的山地自行车。

颇有风韵的老板娘媚笑着上下打量了一下眼前这个年轻人，因为这一打量可以确定眼前所询价的是同行、专业人员还是瘪三。很不巧，老板娘根据天养的背包和多年的经验确定了眼前这位就是一个十足的瘪三。

“600，不还价！”老板娘霸气十足地说着。

天养思索着，开始想着自己原来在家乡逛夜市时的情景，并根据多年的杀价经验，问：“80卖不卖？”

“你妈贵姓啊？”老板娘不再理他，继续袒胸露乳地招揽着其他过路的人。



天养悻悻地离开，最后在另一个摊位前以 380 块钱的价格淘到了人生中第一件属于自己的代步工具。

“开”着新车上路，果然英气十足，经多方打探，天养决定向北四环进发，最起码今天晚上先找一地儿住下再说。

身临其境

好像无论多晚，你都绝对不会在北京的大街上找到空旷的感觉，这是天养初到北京一天之后的第一感觉。一边不住地感叹着北京的人真多，一边奋力向目标蹬着。

第一个跳入天养眼里的是一家便宜的地下旅馆。

每天 50 块钱的单人房，这价钱让天养还颇为满意，想想临时胖子所说的话，也不尽然。

进屋后发现完全找不到最初想象的场景。5、6 平米的小房间里没有窗，只有靠在墙边锈迹斑斑的单人铁板床，床边是一方桌，墙是用防火板隔起来的，隔音效果差得出奇，总能隐约听到隔壁传来“咿咿啊啊”的天籁之音。微黄的墙壁上留着各种各样的搞笑信息。潮湿的空气中混杂着让人难以形容的气味，灰色的被褥好像就应该是它本来的颜色。

眼前的场景让天养怀疑自己是不是回到了解放前，没想到四个现代化已现雏形的今天还会看到这样落魄的场景，着实让天养吃了一惊，是不是因为小时候写作文结尾时用的祈祷句没有得到神明的眷顾？这无从考究。

把所谓的被子扔到一边，褥子反过来铺好，硬着头皮躺下，这床就像要塌了一样“吱嘎”作响，仿佛在抗拒这个外乡来的土包子。

辗转反侧，天养始终难以入眠，浑浊的空气一直在侵袭着他的鼻子、麻痹着他的神经、污染着他的皮肤。

“闯吧，无论如何都要在这块不属于自己的土地上立足，无论如何都要立足，立足……”就在不停重复的同时，他睡着了。是真的睡了？是被恶心的气味熏晕的？还是一天的跌宕起伏太大，让这个只有 20 岁的少年精神麻痹了？恐怕连他自己也不知道吧。

与此同时，身在青岛的胖子孟京语正在与几个哥们儿把酒言欢，畅谈国家大事与自己的梦想。只看胖子歪歪扭扭地爬到桌子中间吃力地站了上去，大声地喊着：“我梦想我是一名体育健将，打破我百米 24 秒、

跳远1米4的记录。”这豪言壮语着实让在座的几位都趴到了桌子底下。

叫着、喊着，嘈杂的噪音终于惹怒了酒店的老板，让服务员催促这几个酒彪子尽快结账，把他们早早地扫地出门。

胖胖的女服务员紧张地走到单间门口，虽然极不情愿，但还是迫于老板的淫威战战兢兢地走了进去，“各位，真不好意思，您看都已经下半夜了，咱是不是可以改天再来，因为我们要打烊了。”

哥几个正待要说话时，胖子已经提前一秒冲到这女孩的身边，一把搂住了她。哥几个都知道胖子喝醉了，但是这样的举动还是第一次见到。虽然他放荡不羁，但是绝对不会轻薄不喜欢的女孩，难道说他对这女孩有想法？

几个哥们儿已经正襟危坐，拿出了准备看好戏的姿态，安静看着这一对儿到底能做出什么来。

胖女孩惊恐地看着身边的胖子，吓得靠在他怀里动都不敢动一下，感觉眼泪都快要夺眶而出了。这时，胖子微微前倾着身子凑到女孩的耳边，轻声说道：“您真香，但是我真的不喜欢吃肥肉！哈哈！”

还没等姑娘反应过来，这哥们儿已经夺门而出了，老板纳闷地看着一团肉球滚了出去。同样，几个哥们儿也没有反应。等到从微醺中反应过来的时候，个个都已经露出了咬牙切齿的表情。

胖子的请客就又一次在几个哥们儿出钱出力的情况下结束了。出门时，哥几个还不忘在胖子车上狠踹几脚，任凭汽车报警器震天地响着；任凭旁边楼座里明天要上早班的人震天地骂着。

“天养，在北京还好吗？希望你可以被女流氓光顾，早点从处男圈中除名吧！”胖子仰望星空，露出了那标志性的坏笑。

一个好天气，上午的太阳总是照耀着勤劳的人们，可是天养昏睡到了11点才匆匆退了房出来，并不是他懒床，谁也不想在这种环境中赖床。是因为在那地下旅馆里确实不知道外面的情况，更何况连个表都没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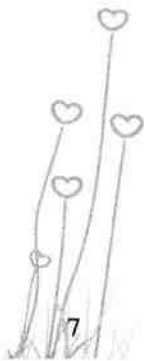
早饭点儿早就已经错过了，省了一顿饭钱，凑中午头一块吃吧。

在路边摊了一套煎饼，买了一份地图、一张报纸、一瓶水；边走边吃、边看。

默默走进路边的网吧，这应该是找到自己想要的东西的最快捷径了吧。

向吧台要了笔纸，坐下认真地记着。

结账，走出网吧，他倚在自行车旁圈点着地图。



骑车，加速向前奔去，这一切来得是这么的自然，那么的流畅，不华丽也不夸张。

北京陨星文化传播有限公司门前，一个帅气的男孩儿斜倚着自行车，好像在等待着什么。

“孩子，现在公司的人都在休息，你下午一点半再来吧。”一位中年男子站在门口对远处的天养说了第二遍。

“谢谢您，我等一会就到时间了，您先忙吧！”天养客气地说。

并不是他不想去别的地方，而他的确是没有别的地方可去。再说这是北京最大也最具规模的集影视、唱片、广告于一体的公司，影响力绝对凌驾于同行业任何一个公司之上。这是他梦寐以求的地方，如果能成为这个公司的艺人，他将不惜付出一切代价。

时间到，天养在登记之后被中年男子带进了公司，这是他第一次在现实中见到只出现在电视和网络中的明星们，兴奋之余，总会出点错误。这个错误就是他撞到了初锦——一个叱咤电影圈10年的大腕。

“对不起，实在对不起！”天养点头哈腰的表情像极了一条受惊的哈巴狗，让人厌恶。

初锦不屑地瞪了他一眼，什么都没有说，继续悠闲地向前走着。

这让天养第一次想不通电影和访谈中和蔼可亲的明星怎么会有这样的举动，连最起码的素质也看不到，费解，非常的费解……

先来人事部，人事部不接收，在责备了中年男子怎么能随便带人进来并嘲笑完之后，说是演员面试要去宣传部。转身，宣传部，宣传部也不接收，说是演员面试要等杨总开完会亲自看过，接着又责备、又嘲笑。

好不容易等到下午3点，天养看到一个被“花团锦簇”的老男人昂首走进了董事长室之后，他起身，没有通知任何人，快步走到了这办公室的门口，鼓起勇气，狠狠地敲响了梦想的大门。虽然黑暗、压抑，但是笼罩着它的光环却像一个黑洞一样吸引着天养，也吸引着所有有梦想的人。

重磅打击

“进来！”门里面响起洪钟般的声音。

天养慢慢伸出紧张的手，肩膀的颤抖和手心的汗映射出他内心的活动。刚刚的勇气瞬间散去了，这气氛使他呆呆地杵在门口，久久没能推

开这门后未知的氣氛。

“进来！”门里的声音再一次传出来，致使他不自觉地推开了门。

硕大的办公室、精致的设计、夸张的摆设，有好多东西都是天养所不曾见过的。这一切的场景虽然映入了他的眼帘，但是却并没有传递到他的脑中去。

这气氛实在是太紧张了，以至于让他忘了向眼前的这公司最高领导人打招呼。

杨总微笑地默默注视着眼前的年轻人，而天养却目光呆滞地看着眼前硕大的身躯。这无形的压力应该是这个内敛的孩子所不能承受的。他没有讲话，甚至连打开的门都没有关，只是看着，一直看着。良久，谁都没有开口。

“孩子，你是谁？找我有什事儿？”还是杨总沉不住气了，他不知道这个孩子还要盯着他看多久，对于一个重视时间观念的人来说，这短短无言的几分钟已经是极限了。

天养这才回过神来，马上深鞠一躬，大声地对着眼前的杨总喊道：“您好，我叫天养，是从青岛来的，想在娱乐圈发展，知道您公司是圈内最大的，所以特来应聘，工作人员说这事您才说了算，所以……请您给我一次机会！”这话从一个只有20岁的孩子口中说出来，虽然感觉滴水不漏，但是他洪亮的嗓门和较快的语速已经暴露出了他的稚嫩、他的紧张。

“凭什么让我给你一次机会？要知道每天像你这样的孩子我能看到很多！”杨总继续微笑地看着眼前的这个孩子。

“我会唱歌！”天养自信地说。

“我认识会唱歌的人很多。”还没等天养说完，杨总已经打断了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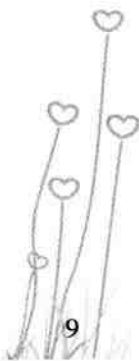
“我会表演。”天养继续说着。

“我认识会表演的人更多。”杨总还是否定了他。

“那我还会跳舞。”天养继续说着，但是眼睛里自信的光芒在逐渐地退却。

“行了，孩子，我们公司现在暂时没有要捧新人的计划，而且你……”杨总还是没有说下去。

“那您看公司还缺个什么职位？哪怕让我打杂也行，我什么都可以做的，我愿意等待机会。”天养开始了歇斯底里，这话说出来任谁听都觉得幼稚，但是现在在他的眼中，好像是他唯一的希望。



“孩子，你还小！”杨总脸上的微笑依然。

“我不小了，我今年已经20岁了，我真的干什么都可以。”天养已经顾不得许多了，就像辩论赛的选手，虽然知道已经败北，可还是在无理地申辩着自己那套所谓的论调。

“行了，孩子我还有事要出去，至于你是怎么闯进来的我就不追究了，我会让人送你出去，就这样吧。”

“还有……”杨总顿了顿，“现在的你不适合在这个圈子里混，最起码我认为是这样！”

天养还想说点什么，但是刚刚杨总的话仿佛给他断了其他的路，他的思维再也找不到合适的语言来反击眼前这个高大的男人。

最终还是在杨总助理的“护送”下，走出了公司。

出来的时候，天养并没有仔细听助理说的话，只是低着他那高贵的头颅跟在后面默默地走。何香凝曾在《回忆廖仲恺》中写道：“劝君莫惜头颅贵，留的中华史上名。”天养此时的心情应当与之无异，唯一不同的是他却连名都没有留下，哪怕是遗臭万年呢。

待天养走后，助理好奇地开口说：“杨总，我看您对刚刚那位小伙子特别的耐心，好像不太符合您的作风？”

“我的作风？是怎么样的？”杨总收起了慈祥的微笑，表现出的是以往的冷峻。

“我感觉你好像挺喜欢他的。”助理“漠不关心”地说着。

“还行吧，这孩子有潜力，但现在是市场经济，像他这种没有背景的新人多了去了，总不能一一照顾吧。”杨总的表情木然。

助理想了想又问：“我感觉他比很多试镜的演员都要强！”

“知道捧一个新人需要花多少钱吗？”

助理听到这，就识趣地没有再问下去。

今天的打击着实让这个20岁的孩子受用不少，可是他接受不了。他不明白为什么连一丝机会都不留给他，这也许是每一个想混入圈内的人一开始都搞不明白的问题吧。

蹬着自行车漫无目的闲逛，他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只知道很乱：思绪很乱、心里很乱，乱得让他无所适从，乱得让他不知道要去哪。

终于，他决定折回头去再找一次杨总，并强制把自己的所有才能都在他面前展现出来，他相信自己的才能绝对可以打动每一个人，刚刚杨总的拒绝太显武断了。

他迅速蹬回目的地，扔下自行车就往公司里面冲，被看门的中年男子拦下了。

“我要进去见一下杨总，您让我进去吧，谢谢了！”天养看着他。

“孩子，杨总已经出去了，再说了主任刚刚已经说过我了，不允许再随便把人放进去了。”中年男子无辜地看着天养。

“我求您了，让我进去吧，我可以等他。”天养执拗着。

“孩子，相信我，杨总真的出去了，今天不会回来了。你先别急，能静下来慢慢听我说吗？”中年男子还是挡在天养面前。

天养静了下来，直勾勾地盯着他，等着他说。“孩子，你懂什么叫潜规则吗？”

天养不止一次听过人家提起这个词，好像胖子也和他说过。

男子用手捻了一下：“钱，你懂吗？”

天养木讷地摇了摇头。

“我还是给你明白点说吧，现在想要混娱乐圈必须得有强大的后盾，这后盾可以是权，更可以是钱。你不是女孩，不能去陪老总、导演睡觉，所以只有钱才可以帮助你打通眼前这条路。现在懂了吗？”中年男子说完后看着他。

天养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道声“谢谢”转身跨上车就走了。

这是他第一次听到“潜规则”一词这么详尽、现实的解析，太触动了，从来没有如此地接近过它，这是第一次。想想自己的工薪家庭，想想在家时，父母节俭度日的时候。这一次让他彻底感觉到了软弱的无助和自己的无能……

